

林怀民/著
LIN HUAI MIN

跟云门去流浪

七周八城的欧洲巡演日记

这是第一次，我们可以窥见云门这个世界级的工作团队及舞者舞台下的真实生活，并借由林老师的双眼，以宽阔的视野看舞，看世界，看云门。

如果你对表演艺术，以及这个以世界为舞台的人生，有过想象和好奇，那么，就跟林老师，和云门一起，去欧洲流浪。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跟 雲門 去流浪

林怀民 著
LIN HUAI-MIN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本书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天津华文天下图书有限公司及文化艺术出版社独家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简体字版，发行销售地区仅限中国大陆地区，不包含香港澳门地区。

献给

2007年
一起跑江湖的
云门手足





林怀民 著
LIN HUAI MIN

跟雲門去流浪

目录

序 | 林怀民

2007.5.19 → 5.24
台北→澳洲悉尼

- 10 月亮碎片里舞狂草
- 12 悉尼歌剧院
- 14 蹲下来就自由了
- 16 硬脖子
- 18 快跑！快跑！快跑！

2007.5.24 → 6.3
澳洲→德国威斯巴登、刘易斯哈芬

- 20 干扁四季豆与「药」
- 22 威斯巴登国际五月艺术节
- 24 舞者像大象
- 26 不能看肚脐眼跳舞
- 28 服装管理 子宜的话
- 29 坐巴士去跳舞
- 30 保树说
- 32 流浪者之歌
- 35 遗憾与歉疚
- 40 掌声
- 43 《狂草》的音 沈圣德
- 44 无我

2007.6.3 → 6.10
德国→俄罗斯莫斯科

- 48 前进莫斯科
- 50 莫斯科契诃夫国际艺术节、墨索维埃剧院
- 52 黄金灾难
- 58 流浪稻米的故事 卢健英
- 62 戏要常带三分生
- 64 魂魄
- 66 班门弄斧
- 70 尊严
- 72 温柔之必要
- 75 告别与眷恋

2007.6.10 → 6.17

俄罗斯→葡萄牙里斯本

- 80 看海的日子
- 84 繁花的犹太
- 86 辛特拉艺术节、欧加·卡德佛文化中心
- 88 对外人的想象
- 91 花落知多少
- 93 辛特拉演《水月》
- 98 五条好汉在一班
- 104 技术总监 / 灯光设计 桃叔的话
- 106 制作经理 李查的话
- 107 舞台技术指导 驹爷的话
- 108 舞台监督 大侠的话

2007.6.17 → 6.23

葡萄牙→英国伦敦

- 110 Chinatown的老虎
- 111 沙德勒之井
- 113 沙德勒之井剧院
- 114 手机与粽子
- 116 美香往生
- 117 自己的一把尺
- 122 《狂草》的纸与墨 陈品秀
- 123 伦敦 明年见
- 124 忘不了的画 张爱玲

2007.6.23 → 7.1

英国→西班牙巴塞罗那

- 128 西班牙水舞
- 130 Gaudi 在台北
- 132 高迪与圣家堂
- 134 巴塞罗那葛瑞克艺术节、花市剧院
- 135 穿黑套装的女人
- 139 各部门忙乱有序的日程表
- 140 所有人员乱七八糟的不同航班
- 142 希腊剧场的圣兽
- 145 Olé (加油)
- 150 花市剧院
- 156 城市与传奇
- 160 佛堂

2007.7.1 →

西班牙→台北

- 164 回家啰!
- 165 伤情
- 167 再见, 杨导 顾尔德
- 168 回家
- 174 2007年云门春季国际巡演名单

2007 10 30 台 北 · 台 湾

序 | 林怀民

没想到会变成一本书。

云门营销部多年建议，我应该写些东西，放到云门网站，跟云门之友讲讲舞团国外巡演的事情。她们说，这些事连我们也不清楚啊。

事实上，表演艺术在我们的社会仍是一个陌生的行业。许多人以为云门舞者才华洋溢，到戏院化好妆就可以上台起舞。更多人认为场场满座，一定赚翻了，或者，“你们一天到晚到世界各地去玩，好好喔”！

全然不是如此。以2007年为例，云门在国内演出二十七场，海外有十国十九城四十九场的公演。年初有澳洲之行，春暮再赴澳洲、俄罗斯、欧洲，以及香港、北京，秋天则有美洲之旅：加拿大、美国、巴西。结果，农历除夕在澳洲伯斯，端午在伦敦，中秋在魁北克吃月饼。年初到年尾，拖着行李跑江湖，到了每个地方，下飞机就是工作。

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不说出来，外人当然无法了解，连舞蹈系学生也没观念。

久未写作，这回下了决心，5、6月的七周巡演，我就老老实实每天在旅馆、剧场，甚至在飞机上写字。希望这本书让大家对于这个“逐水草而居”的行业，能够多一点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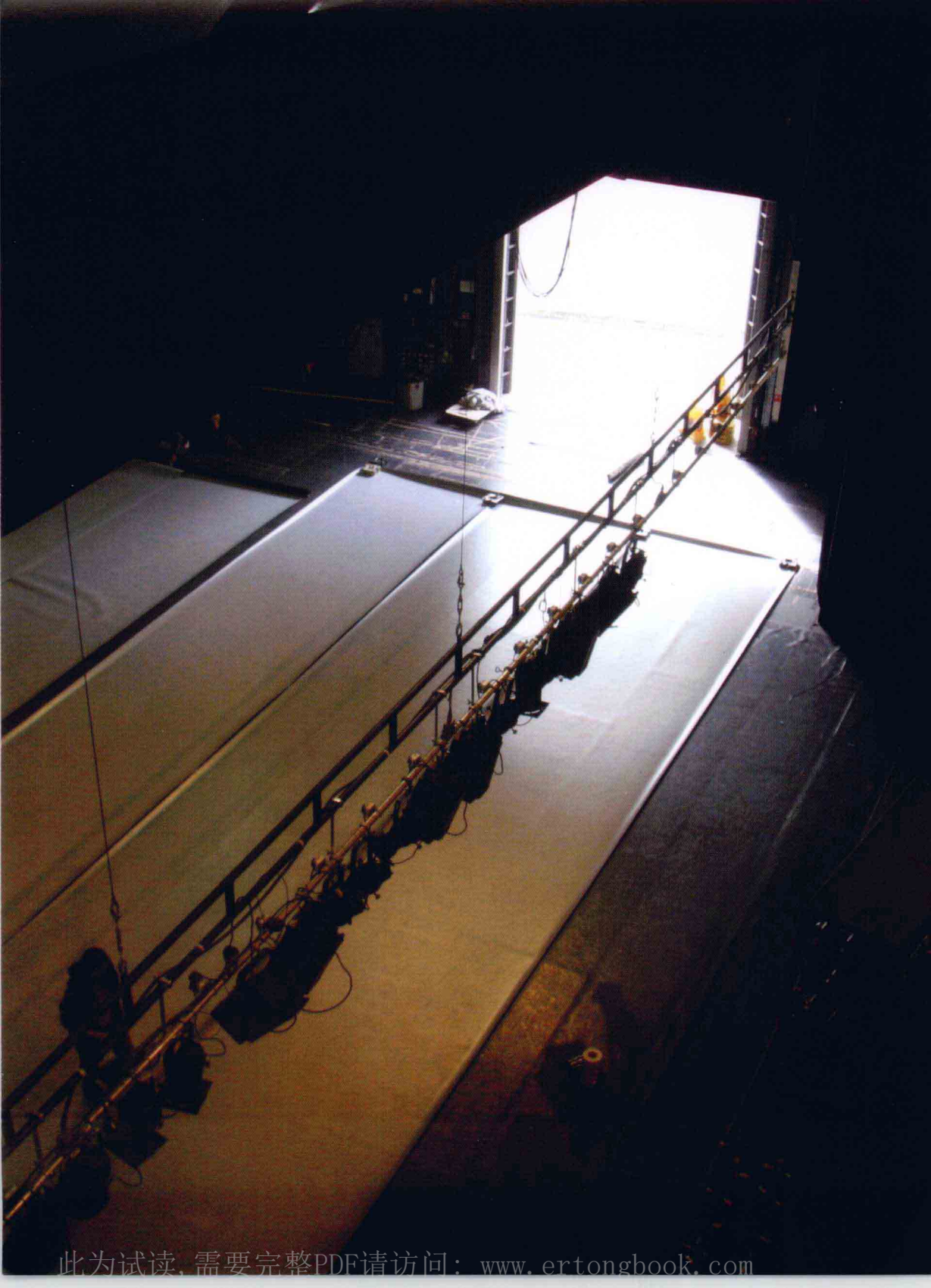
十年了吧，《联合文学》副刊主编陈义芝不时向我邀稿，“写你在国外演出的状况都好”。这回我真的写了。他真的四十一篇全登。没想到的是，这一系列文字竟成为他在《联合文学》副刊二十六年功成休退前最后登用的几篇文章之一。

我是计算机盲，贞妮斯在旅途公务之中，加班帮我把潦草的手迹打成美丽的文稿，传回台北发表。她是第一位读者，也是热情的编辑；许多宝贵的建议，我都照单全收，一一修改。而台北办公室里，Becky负责接“球”，将传回的图文挂到云门网站，送到《联合文学》副刊发表。我一路写，一路改，回到台湾，福英接手，校稿，修稿，非常辛苦。

我也不拍照。多亏蒋勋、赞桃和云门诸友慷慨提供他们的照片，来丰富这册只有几万字的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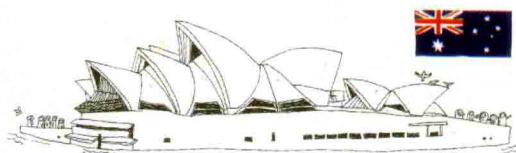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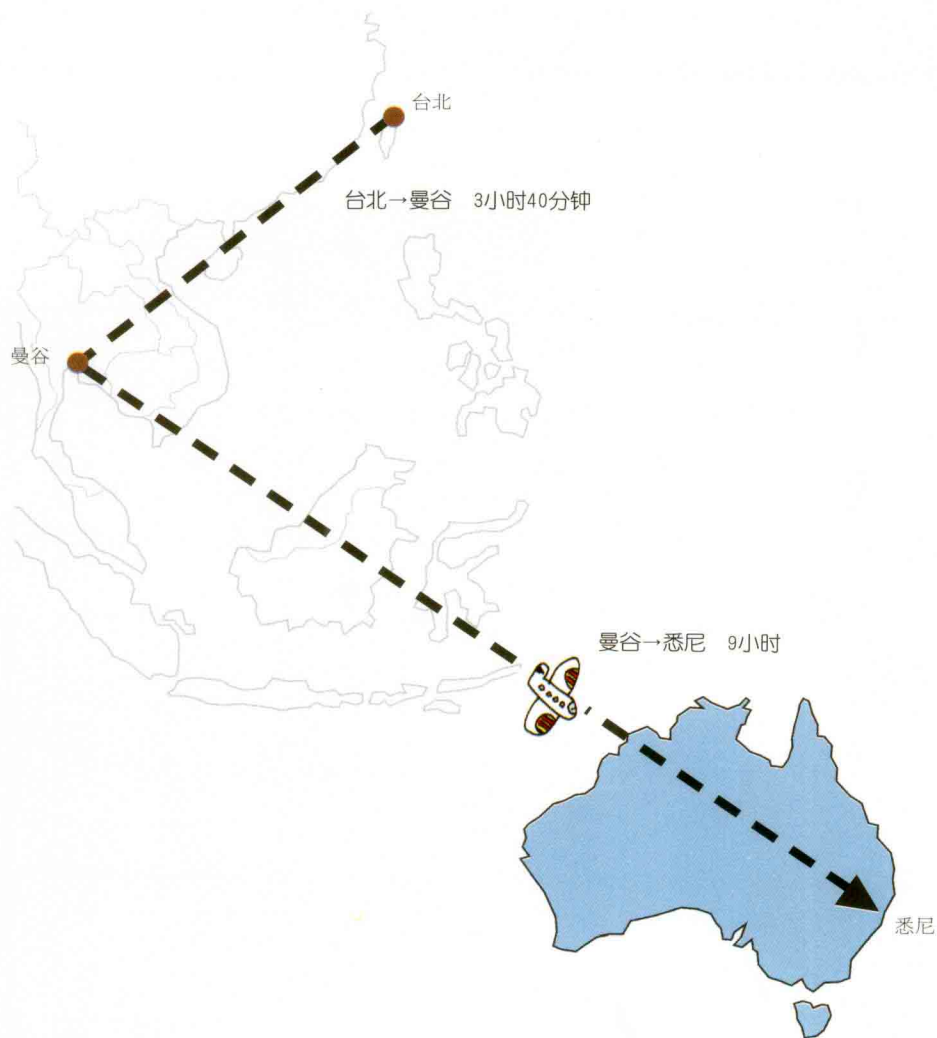
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李惠贞小姐，文章一见报就隔海邀书，此外，美编谢富智用细心和创意让本书有了活泼光鲜的面貌。

在出书之际，我要向他们表达诚恳的谢意，也希望读者们阅读快乐。



2007. 5.19 → 5.24

台北→澳洲悉尼



2007 05 21 悉尼 · 澳洲

月亮碎片里舞狂草

主办单位安排云门住进Four Seasons Hotel（四季酒店）！（拍手拍手拍手！）

从窗口可以看到悉尼歌剧院。

从碧海蓝天浮出来的歌剧院像满风的帆群，像振翅待飞的海鸟。拾阶而上却像走进教堂，一步步升向光明圣洁的处所。

丹麦建筑师约恩·乌赞（Jorn Utzon）赢得竞图时才38岁。在这之前，他没做过大案子。评审知道会有争议，仍然选定这个创意超前的作品。那是1956年。

政府钱不够，民间组织筹建会展开募款。政府发行悉尼歌剧院彩券。这招管用。歌剧院是老百姓的心志和金钱建起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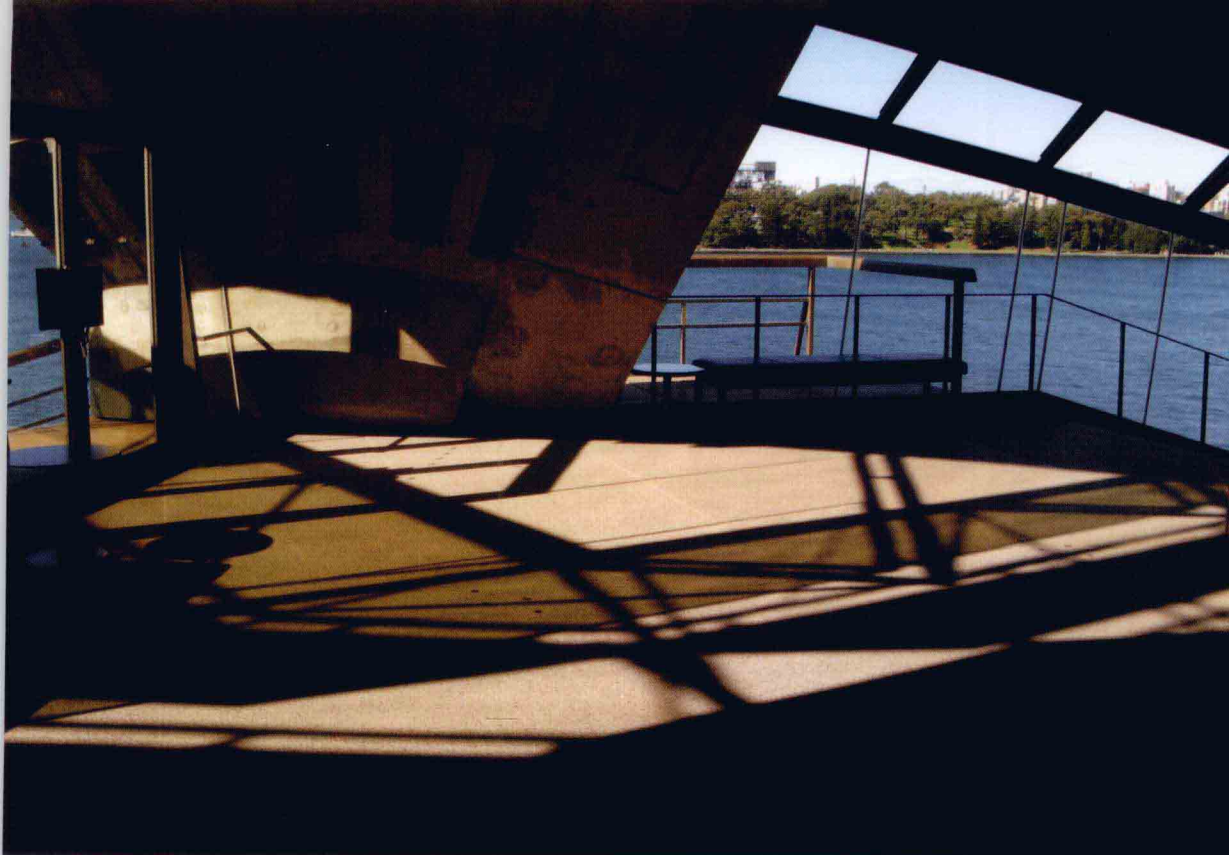
结构怪异，房子很难盖。政府一再逼迫乌赞更改设计。他熬了十年，不玩了，举家搬回丹麦。悉尼市民为此示威游行，抗议政客的短见与鲁莽。

风雨十六年后，1973年，纯白的歌剧院在悉尼港畔飞扬，英国女王剪彩。乌赞拒绝出席。以后的各种周年庆，他也拒不参加。

1991年伦敦泰晤士报读者票选“二十世纪世界七大奇观”，悉尼歌剧院名列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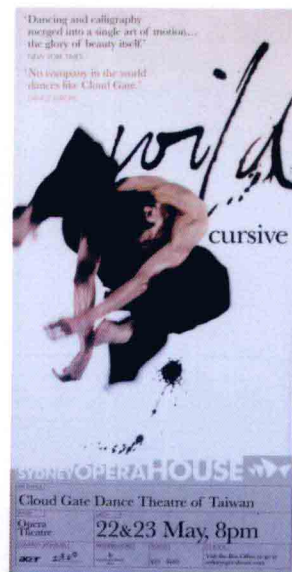
无月的夜晚，从窗口远望，打了浅光的歌剧院，分明是月亮的碎片堆叠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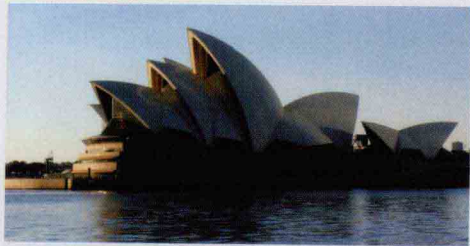
明晚，《狂草》将在悉尼歌剧院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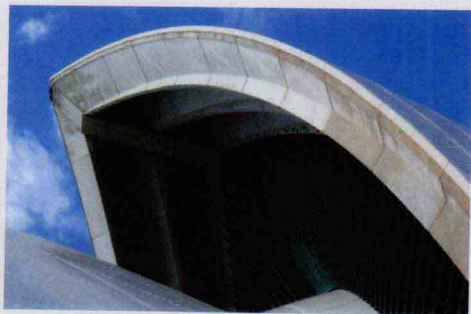
歌剧院边廊，随着阳光改变光影；演出后的酒会就在这里举行。（张赞桃/摄影）

到每个城都看到铭元在路边飞跃；这是悉尼歌剧院设计的《狂草》海报。（张赞桃/摄影）





歌剧院的屋顶将人的眼光和心神带到无涯的苍穹。(张赞桃/摄影)



悉尼歌剧院

<http://www.sydneyoperahouse.com/>

座落在悉尼市区北部 Bennelong Point, Circular Quay Sydney 的悉尼歌剧院，贝壳形屋顶下方是结合剧院和厅室的综合建筑。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构思兴建，1956年起公开征求世界各地的设计作品，总计共有32个国家、233件作品参选，结果丹麦建筑师约恩·乌赞的设计雀屏中选。但后来因施工困难及经费不断追加等问题，乌赞与当地政府失和，于1966年愤而离去，从此未再踏上澳洲土地。歌剧院后来由一群澳洲建筑师接手完成。悉尼歌剧院共耗时十六年，斥资1200万澳币，于1973年10月20日正式竣工开幕。

歌剧院内部有许多地方是用法国进口的玻璃所镶嵌，配上澳洲独有的建材材料，其内部建筑结构则是仿效玛雅文化和阿兹特克神庙。外面的玻璃是由法国制造的双层玻璃——素色及黄玉色，共有700种尺寸、2000片。

悉尼歌剧院是世界著名艺术表演场地，每年举办约2400次活动，曾邀请纽约爱乐、德国碧娜·鲍什乌帕塔舞蹈剧场（Tanztheatre Wuppertal Pina Bausch）、菲利普·葛拉斯乐团（The Philip Glass Ensemble）等国际团体，并获得伊丽莎白女王、美国总统福特、克林顿、南非总统曼德拉、联合国前安理会总理安南等众多国际名人造访，为歌剧院增添许多光彩。

200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由观众席俯视悉尼歌剧院舞台。（张赞桃/摄影）

内部建筑

音乐厅是悉尼歌剧院最大的厅堂，可容纳约2700名观众，通常在这里举办交响乐、室内乐等大型演出。此音乐厅最特别之处，就是位于正前方、由澳洲知名艺术家罗纳德·沙普（Ronald Sharp）于1969年至1979年所设计建造的大管风琴，据称是全世界最大的机械木连杆风琴，由10500个风管组成。此外音乐厅的建筑材料均为澳洲特有的木材，忠实呈现了澳洲独特自有的风格。

歌剧院剧场较音乐厅小，拥有约1550个座位，主要用于歌剧、芭蕾舞和舞蹈表演；另外还有一个小型的戏院和剧场，分别容纳约550名和400名观众，通常用于戏剧、讲座和会议的举办。另一个Broadwalk Studio于1999年重新整修后开放，作为小型音乐会和实验剧场使用。一些免费的公共演出也经常在入口的阶梯前举行。

2007 05 22 悉尼 澳洲

蹲下来就自由了

是星期二，悉尼歌剧院卖了满座，《狂草》舞毕，观众站起来欢呼。歌剧院节目总监非常开心。

两个酒会，一个是歌剧院发起的，另一个是近年来不断赞助云门国际巡演的Acer举办的。

歌剧院很大，我们爬上爬下，来回奔波。

酒会的贵宾之一是澳大利亚人瓦特·汉米（Walter Handmer）先生和他的家人。

1966年，他引进澳洲芭蕾舞团，在台北中山堂演出。他说，政府高官有人反对，因为所有的天鹅穿紧身裤袜，看起来光溜溜的，有违善良风俗（!!!）幸亏主办的远东音乐社张继高先生极力周旋，台北才看到一次职业性的《天鹅湖》第二幕和《蕾梦达》。

中山堂没化妆室。我记得张先生找来很多长桌在走廊上沿墙排开，每人一盏桌灯，算是化妆台。同时，高先生也邀约政大新闻系英文不错的高班女生，到后台协助更衣，递粉，整发。

一切克难，舞台上没灯杆，竹杆一根接一根，吊上灯具，一样开演。汉米说，舞者一直害怕演出中灯具会掉下来。

这些，观众全不知晓，大家看得非常开心，散戏后，大堂喧声赞美。

忽然，一个拔尖的女声说：“不过，我们就是永远跳不出这种水平。”众人静默。她继续说：“因为我们腿太短了！”

那年我19岁，满心不服，觉得只要用功，当然可以做得到！

多年之后，我意识到那位太太所说是智慧的真知灼见。

芭蕾是线条的艺术，腿长的确抢眼，轻轻一跳硬是比我们高。

如果我们的腿短，干嘛不学由短腿的人创塑、传承的肢体训练？

90年代起，云门有幸请到熊卫先生启蒙“太极导引”，徐纪先生指导拳术。从蹲马步开始。

蹲下来，松胯，上半身忽然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由丹田出发，转移重心，舞动奔跃也变得轻易自在。